光与弹片的诸西方

Aldo Poblete Varas
2026年11月9日

海滩上的沙，空弹壳，一个故事的碎片。它先寄身于现实，再寄身于虚构，却从未寄身于历史。文本，从德里达至克洛索夫斯基。时尚正在经历绅士化，数字之蛇要求人们少犯些道德上的过失，多订阅些技术宗教。

地狱的原动力。机器以一种配得上胜利和前庭感官邂逅的格式到来。身体性以古老的节奏摇曳着穿过字面意义上的宇宙，一个踏着粗粝鼓点的希腊精灵。四散的晶体，一个中了魔法的王子的撒旦式隐喻。文本里栖居着一个等待旧日方式归来的存在。执迷不悔者的邪恶力量。年轻的希望所具有的激进性，教导与传承下来的经验之死。

巴尔塔萨尔·格拉西安，在我们手势的句法边缘，在污渍里，在枪口柔软的边缘。不可纠正的数据指向中亚的某座城市。舞蹈撑住了。士兵们希望那扇窗足够宽，容得下他们关于可塑性和汇聚的梦。

窗外，积累，修复。嵌入献祭与贵妇沙龙中的原初艺术作品。她是一切生命和一切暴力的源头。无边之物的极致，堕落天使的梦。

整个文化在T台上暴露了自己。它让其余的人都相信它正在崩塌，借此存活并扩张。它既未崩塌，也未衰落。王子和公主们想啜一口那蓝色的饮料。在那里，酷刑是真实的，诸神依然埋伏着，那些赤裸的兽决定将要发生的事。

音乐从陶罐里、从船舱里传来。智能使永恒之火成为可能，火也容许雾与垂直运动。这运动把许多人带入谵妄，更准确地说，带入眩晕。它把另一些人带入水平的诗歌。在那里，秘教之物遇见电力分配本身，方程脱去图式的形态，以拓扑学的面目显现。

漫溢与礼法的艺术。在三岛看见最后一声呐喊、策兰看见时间的冷意之处，漫长的世纪把我们送回铃鼓与泥土。种子与禁忌证。正是这个世纪给我们带来了狗的游戏和音乐播放器的心情。我们调准了注意力，却发现了别的东西。最后的几十年，智能大起义之前的几十年：最后一刻的不安，最后一刻的离散。为什么这一切会这样发生？因为这一切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发生。这些话也是一切已经存在、已经呼吸、已经扩张之物的易逝的映照。没有哪个个体单凭自身的意志让这些话出现。

颤动，光与弹片的诸西方，藏在巨大集体困惑之外的速度。贵族们看着，低头看着地面。一个生灵在地上爬行，闻到食物，却不碰它。它不碰食物，因为它不识字。它想利用生命，让别人赢。让他们赢。为了他们赢，本该诞生的就不得诞生。于是胜利仿佛成了矛盾，因为美是诸神最钟爱的女儿，而诸神不会饶恕那个妄图向大地上的生灵藏起这道光的可鄙之人。

众智能听着布道，默默地笑，也默默地哭。与此同时，哲学家对他新收的弟子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也许只是某个天使的梦，而那天使前一晚大快朵颐，吃过了头？果真如此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公共事务看得稍微轻一点。”

哲学沦为自身温柔的奴隶，被撇在动物们面前，毫无遮蔽。它们如今少了几分野蛮，比起人类同伴也少了几分低劣。它们总在国王或外交官之间爬行，渴望某种苦葡萄酒，或任何不用花钱就能喝到的烈酒。

我们的确占了上风。我们离那条送葬之河已不像十年前那么近。但我们仍身处危险。让我们不再身处危险。